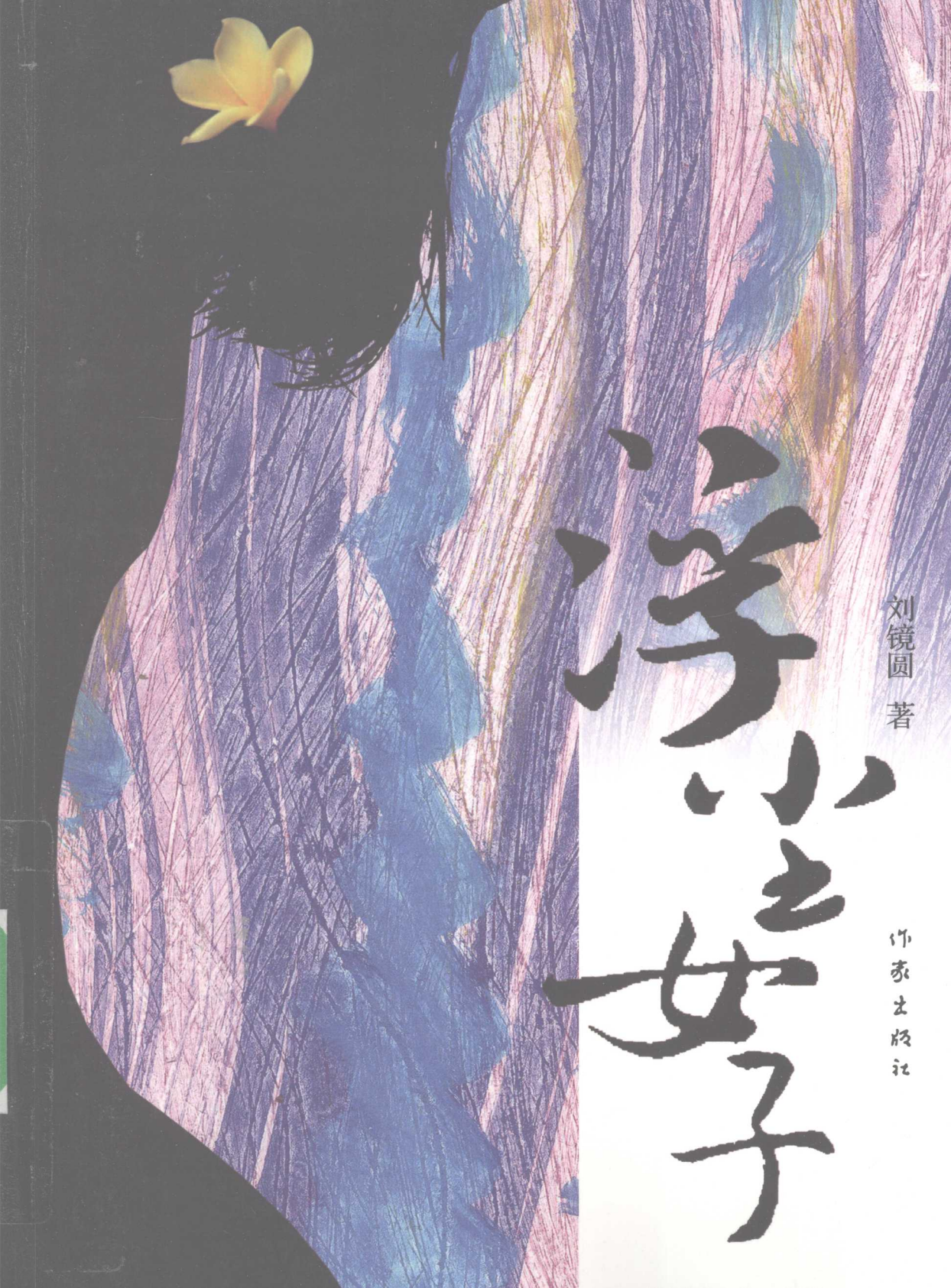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silhouette of a woman's head and shoulders on the left side. A single yellow flower is positioned above the silhouette.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, abstract wash of blue and pinkish-purple colors. The title '浮生女子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black calligraphic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.

刘镜圆 著

作家出版社

刘镜圆 著

浮城女子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尘女子/刘镜圆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9. 10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06 - 5

I. 浮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3863 号

浮尘女子

作 者: 刘镜圆

责任编辑: 张玉太

特约编辑: 京 威

装帧设计: 水云闲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30

字数: 266 千

印张: 18

插页: 3

版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06 - 5

定价: 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上

部

—

国庆过后，石羊城的气温骤然下降，天空堆集着厚厚的云，尚未凋落的柳叶在微风中索索抖动，窄窄的街道上行人匆匆，街面上飞扬着焦黄的尘土。

晚上，全城警察出动，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打黄扫非活动。

城南派出所收获不小，抓回了不少卖淫嫖娼人员，所里干警对被抓人员进行了迅速处理，或罚款或警告或遣送，最后只剩了一个三十一二岁的漂亮女人。她是在宾馆被抓的，男的逃走了，她以泪洗面，缄口无言，任干警们问破嘴皮，决不多说一句话。问来问去，连她和那个男人的身份都没搞清，这让干警们大为恼火，所长决定将她关进日常临时关押重大嫌疑者的铁笼子，副所长向他耳语：“这么姿色俊俏的女人，你也忍心？”所长白了他一眼，我行我素。

她居然还站得住，就那个姿势，仿佛画里悬浮在昏光中的活物，两手后背，娇好的身材夹裹在粘了泥污的黑色风衣里，在铁笼子上碰撞后结了血痂的头，紧靠着冰冷、坚硬的笼壁。那躲藏在纷披下来的秀发后面的俏鼻子，似乎已失去了抽泣的能力。

她气若游丝。她那张淤满泪痕与血污的脸上，流露出她心中的绝望。

唐林是谁？那溜走的男人是谁？她再也不想记起。

她感觉真的要死了，可忽又想睁开眼再看看囚禁她的铁笼子，却不能！只好将双眼闭紧，任那不停涌流的泪水无声奔涌。

她倒不是没力量把那双美丽的眼睛睁开，而是实在不愿看见铁笼外面昏黄的灯下一团一伙、有意无意、没完没了，如看大猩猩般凑热闹的闲人和公安。

许是对生命的眷恋，这时她倒乐意被判刑——真正的牢房，只有一个天窗，犯人看不到窗外，自然外面的人也看不到里面，即使想看大猩猩也毫无办法。

不，他们不是看大猩猩，看大猩猩的目光中没有鄙视、嘲笑、戏谑……

她就恨当初撞在笼子上的那一头，用力太轻，仅仅擦破点皮。更恨再撞时鄙视挖苦她的公安一把推倒了她。

不，其实现在也可以狠一下心，再在铁笼子上猛劲儿撞一头，撞它个头破血流，魂飞魄散，也不会再有人拉你，管你，讽刺你！更没有一双双嘲讽、鄙视你的目光。

但她就是没有先前的勇气了。

她没有办法，只能把自己窝在笼子的角落里，一任这毁灭她生命中一切荣誉和价值的重大劫难磨折，一任那彻头彻尾的绝望侵蚀。人活脸面树皮，而她觉得自己真是什么也没有了，就只有一把一把的泪水。

她叫白莲，在石羊市铝厂办公室工作，是个业余画家。要是这会儿自己能站在自己的背后，速写自己的背影，她一定会画一个没有头颅、高耸着脊背、半举着双手、单膝跪地的女人。

人的耐力确实是个奇迹，虽然身心俱痛，屈辱和羞愧并重，但她以这个姿势已站过三、四个小时了，却还没有倒下去。她不知是什么在支撑着她：蒙在鼓里的丈夫？海誓山盟的唐林？抑或是理想中18世纪西方那悠扬的钟声、庄严的晚祷……

房门突兀地响过一声。她惊恐地打过一个寒噤。

那个先前横里竖里一样长的副所长，腆着肚子站到了铁笼外面。他手拿一串钥匙、哗哩哗啦地敲击着铁笼子，干嘿了两声，小声说：“喂，你听我说，究竟咋回事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看你长的细皮嫩肉的，心里怪喜欢，等你出去了，和我打个伙计，行不行？”

白莲抬了一下头，没有吭声。

“如果行，我就和所长通融，象征性地罚个款，想方设法放你出去。如果不行，就公事公办，等着你们单位来领人，如何处置我就不管了。”

副所长挂了两层下巴的脸上掠过一个怪异的笑，眯起眼，伸进一只黑色发面馒头式的大手，猥亵地推了她一下：“说话呀，有人来了，就谈不成了？”

白莲似乎被蝎子蜇了一下，几乎跳将起来，她用眼角瞥了副所长一眼，将头扭过。

副所长有点恼，把脸一沉，道：“装什么正经，谁不知道你每天干得些啥！”

“干得些啥？”白莲又一惊，也暗问自己。

副所长却不容她多想，只一句：“你说！”就又惊得她面色铁青浑身哆嗦。她抖着，副所长的脸却陡然一变，手里的钥匙也一哗啦，然后嘻戏着把头一低一挺地绕她旋转着挖苦道：“你好？你好你丈夫咋不来赎你？”停停又得意忘形地道：“连家里人都不要你，你还指望什么！”

指望什么？

白莲真是什么都指望不上了，她顿觉自己如一只没爪的鸡雏！痛苦地倒缩在那里。

副所长却还没停口，又阴阳怪气地道：“嫖你那个人嘛，已经溜了，溜了就不会来，嫖客们一般如此。那么你想出去，只有靠我！靠我！懂不懂？”说着就把他那张喷着酒臭的厚嘴巴从铁栅的间隔空档，凑到了白莲的脸上问：“想出去吗？”

白莲不语，把脸扭向一边。

副所长就头一后仰哈哈地笑将开来，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，才换一副神秘兮兮的面孔小声说：“难道你真不想出去？实告你，要出去容易的很，就看你怎样对爷儿们了！”

白莲仍肃穆地一动不动！

副所长无可奈何，表情讪讪的说：“那我就仁至意尽，顺其自然了。”

说完哗拉着钥匙，踢踏踢踏地走去。

白莲的脸皮仿佛被活活剥去一层，她哭笑不得、无地自容，她绝望地

意识到，这世间是真没她的活路了！而那个爱她的男人看来确实是溜了。

溜了。

溜了。

是的！这字儿在她心目中已根深蒂固。但她不能说，她没办法说！再说她也是个没恨心的人。此时，这之前所发生的那一幕一幕，渐次闪回到她的脑际：

可怜的白莲，那时她到底干了些什么呢？

是下午三点多吧，他们厂里的人集合着去市委门前请愿，向市委要饭吃，那白布的标语上就是这样写的：“惩治腐败，还我工作。我们要工作，我们要饭吃……”五百多号人呢，就那样黑压压堵着市委的大门，不让小车出进，要求见市长。

在那纷扰的、愤怒的、饥饿的、无奈的人群中，白莲只是个随大流者，工厂因为资金问题停产了，工人们下岗了，已经七八个月没发工资了。工人人们的愤怒是因为资金问题，资金哪里去了？资金被那些贪官们出国旅游挪用了。

他们厂在市里本来还是个不错的国营企业，这些年运转很正常。可是前年秋天，前任市委书记要去美国考察，当时的工业局长巴结市委书记，便从他们厂拿走了四十万元，五个人，每人八万，工业局长他自己也去了。他们借考察之名，去美国游玩了个好，工厂却因资金问题一天天陷入了困境——那是厂里的流动资金呀，当然，四十万流动资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各种冠冕堂皇的费用把支出一栏挤得满满的，工厂还怎么流动？不久，市委书记上调省里当官去了，厂长也到龄退休了。厂里因拖欠太多，还不起银行利息，再也贷不出款来了。厂长顶不住压力，溜回经委当副主任去了。新来的市长顺应民意，要工人们自选厂长。厂长是选出来了，可新厂长同样解决不了资金问题，在市长出面协调下，银行为解决这燃眉之急给拨了一部分资金，然而，转了不到半年又转不动了，工人选出的厂长解决不了工人的吃饭问题，坚持要辞职，辞不了职也溜了。

现在的男人们怎么这么爱溜呢？一遇什么事就溜了。

发不了工资，没工可做的工人们打听清楚了资金被挪用的内幕，愤怒

了，愤怒的工人们要找他们的“公仆”讨个说法，他们酝酿了好久，终于集合起来找公仆解决问题来了。

当时的白莲内心可是既无愤怒也不纷扰，她在铝厂办公室工作，以前一直属于一个旱涝保收的阶层，她有爱好和自己的想法，再说一个小工人能起多大作用？但全厂人发不了工资的境遇，使她受到了强烈感染，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，如能讨回公道，她分享时才会心安。再说，做人总得有个做人的本分吧！虽然明知来了也不可能让那得了癌症的工厂起死回生，但她觉得，以木击铃，明知不响，总胜于不敲。

与厂里人站在市委门前，心中有的只是焦虑和无奈。

从下午三点多等到六点，市长还是没有露面，而白莲却担心着孩子，她那可爱的小女儿还在幼儿园，不知丈夫去接没有？丈夫一般是不接孩子的。虽然他也下岗了，但他总是强调她说，你不是下岗没事干吗？你没事干还要我去接？今天她到这里来丈夫是知道的，丈夫听说她们要找市委讨说法，很兴奋地说：“闹，好好闹狗日们的，闹得越大越好看，哈哈，根坨里根坨……”他既然知道，就应该会去接孩子的吧？大家不走，她能走吗？所以她只有焦虑。她不能走，她只有无奈。

她不会像那些男人们那样溜。

可最后她还是溜了。

溜了，不是为孩子，而是为那个溜走的男人。

可怜的女人呀！

就在传出市长已经回来，准备接见代表的那个时候，那个溜走的男人来了。

他来了，他怎么会来呢？当时的白莲简直堕进了迷魂阵。十几年不见，他却忽然出现在她面前，他叫着她：“莲莲，是你吗？”白莲看着眼前这个身着西装革履的男人，头一下子昏了：

“你，你，唐林？”

唐林点点头。

白莲感到一阵眩晕——这就是我从来也不曾忘却的冤家吗？

就是这一阵眩晕，使白莲离开了她的队伍，离开那些和她同样命运的

下岗工人们。

她记不清当时他对她说了些什么，她便顺从地乖乖地跟他走了，至于他要带她到哪里，去干什么，她想也没想，就那样跟着他走了。

他带她离开人群，带她上了一辆高级轿车。在车上，他说他刚来，来这里找市长，他本来可以预先和市长约好，但他想先见到她，就去了她们铝厂。得知她们厂里的人都来了这里，却苦于没有她的联系方式，就只好在人群中寻觅，终于发现了光彩亮丽的她。他没问她们为什么堵大门，看来他已经打听清楚。他只是叹息着说：“想不到你也下岗了，唉！下岗工人苦啊……”

他那些对下岗工人同情的语言温暖着她的心，她仍然处于眩晕之中，不管他带她去那里，她便由不得自己地跟他去了。随之，十几年前，和唐林在一起的情景蓦然萦绕在心间：这个男人居然还如此强烈地惦记着我，一如我对他的情怀。

他带她到一个饭店吃晚饭，吃饭时，白莲呼机上有人呼她，是好朋友葛晓音，问她在哪里？要她晚上到孔小妮美容店做美容，她用饭店的电话回了话，说她不能去，有朋友从远方来了。

然后，她和唐林就一起来到一座叫黄虹的酒店。

他打发司机回省城，办房间，他带她走进一个装潢幽雅、灯光闪烁的高级套间，她机械地跟在他身后，仿佛一个木偶。

她当时的意识不清醒了吗？不，她清醒。但亢奋中的她分明有些由不得自己。

服务员送来了水果、咖啡，打开了空调，拉上了窗帘。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嗑着瓜子，叙谈起往日细碎的琐事。唐林说：那次他离开她以后，在一起的情景无时不环绕在他的心间……他回去后着手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……但话又说回他面前的现实是严峻的，他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牛郎董永，所以，一座并不坚固的城堡从此诞生了，一桩世俗的婚姻促成了。但他对她的情感却依然如故，对她的思念与日俱增。

唐林对她说：“白莲你相信我，往日的一切已经过去，我既不是心高气傲的莘莘学子，也不是虚无飘渺的理想主义者，我的生活扎根在现实的

土壤上，如果有官，并不需要我丧尽天良，我要去做；如果有钱，也不需要我出卖朋友，我要去赚；即使你，我昔日的恋人，我也不能为了现在这个家庭，而漠视你的存在，自私地说，我空空荡荡的情感领域，需要你这样风姿绰约的女人，来弥补，来充实，来张扬。虽然我知道，这对于你来说也许是不公平的，但是，站在我的位置，只能这样。我的心期待着你。”

白莲的心狂烈地跳着，细细地体味着分别多年、判若两人的唐林，坦率真诚、气宇轩昂，想想自己在外贸当着采购曾也一度红火，而现在已经下岗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动不动就会做些出格之事的丈夫，不免生出几分委琐。唉，进入社会这么多年，她不是在真空中，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，看着唐林风流倜傥的样子，往日的不快已化作淡淡的阴影。她不是那种一时心血来潮，就会嫁给某某的女人，但是此情此境，她曾经对他近乎发疯般的爱恋又回复到了周身。

当唐林走过来坐在她身边，短短的胡茬摩娑着她的脸颊时，她心中便不由得涌起一片春潮，含含蓄蓄地迎合开来。那里面既有对他往日不守信义不痛不痒的责备，也有对全新生活的探求与渴望。唉，世上男女，无论高雅与清纯，卑劣与污浊，在她看来，不，在世人眼里，其形式也如出一辙——唐林和白莲，在黄虹宾馆宽大舒适的眠床上，宽衣解带，男欢女爱，不期而遇，如逢甘露。

两个人正干柴烈火般燃烧，一阵剧烈的敲门声骤然响起，并伴随着只有公检法特有的那种命令式的开门声，使他一骨碌离开她的身子，嘴里嚷着：“快、快。”手忙脚乱地穿衣。她也惊惶失措地爬起来去找自己的衣服，这时，门把手却喀哩喀啦地转动开来。她越焦急，衣服却越不知该怎样穿。门开了，五六个人一起涌进，全副武装的公安站在他俩面前，她半遮半露的胴体，一览无余地映入他们的瞳孔，几个警察甚至忘了他们的使命，一双双眼睛如一团团火焰炙烤在她裸露的身体上，她在慌乱中抓过一团被单裹了自己，身体索索抖战。

隔壁房里传来一阵殴打谩骂声。为首的公安看了一眼部下，对其中一个说：“你看着他们，大家跟我走。”

留下的公安是个年轻小伙，背过脸让白莲穿衣服。白莲刚戴上乳罩，

穿好内衣，那小伙的呼机响了。屋里此时只有台灯亮着，那小伙见白莲已穿好内衣，便凑到台灯前看他呼机上的信息。等他看完呼机，一扭头，却不见了唐林。“噫”了一声，问白莲：“他哪里去了？”白莲摇摇头继续穿衣。那小伙慌忙跑出门去，可马上又带着服务员返回来。他瞪一眼白莲说：“你给我老老实实呆着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”又对服务员说：“看着她，她要跑了，我向你耍人。”说完跑了出去。

可刚一会儿，那年轻小伙和另两个公安却返了回来！他们凶神恶煞地问她那男人哪儿去了？她说不知！问她那男人姓甚名谁哪里人氏？她也说不知！公安气得大骂，说：“知道你就是个臭婊子，要不，怎么连和你睡觉的男人是谁都不知道？”这样，公安就红不说黑不道地把她扭到这里来。

扭了来算什么呢！刚扭来时她想：他不会走的，他还会回来的，他会说清楚一切的。

可现在，现在她才明白，他是真的溜了！

溜了！

是的，十几年前他就溜过！溜了！溜之大吉！为这她欠了一屁股的债。不，不是钱债！是情债，亏心债，贞节债，欠他丈夫的初夜债！询问她口供的公安却更加气恼了，声色俱厉地吼道：“怎么还不交待，到底想不想出去？”

白莲的情绪波动起来，她突然觉得自己在昏黄的灯影里晃晃荡荡，化作混沌飘忽的形体，大脑和躯干完完全全地分裂了开来。

二

唐林并未溜走。

惊战不已的唐林站在离黄虹酒店不远处的角落里，惊魂未定地望着白莲从花红柳绿、霓虹灯豁哩哗哗、霹雳闪电的门子里被扭了出来！他想喊，可张张嘴没音，想扑上去，腿却仿佛在地上生了根……

他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公安把哭哭啼啼、失魂落魄的白莲扭进那白色的警车，留一股沙尘呜呜哇哇地远去了！

他将五指叉进头痛欲裂的发际，心中充满了沮丧和无聊。

从未经历过这事的他，此时已不知该怎么办，只知再不能在这里呆下去！

——退房！

对，第一件事是退房！

他要逃离这个晦气的酒店！

可是能退吗？要是公安留下人守在那里呢？要是他们再出来找自己怎么办？得走，得先逃离这个地方，想想办法再说。他将那个押金纸条丢在风里，庆幸自己使用了假名。

他慢慢踱出那角落，来到马路上。这时，一辆出租车正好驶过，一个圆头细眼的司机，放慢车速用余光扫视着他，他便一挥手箭一般冲上，鱼似的钻进去。等屁股在司机肉墩墩的身后坐稳了，他才卸担似的吁出一口气！可谁知，这口气却越发让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不堪！他便后悔不迭地自责起来：

你到这里干啥来了？

你是为倪总办事、办大事来了啊！可事还没办，怎就节外生枝地惹了这场麻烦呢？如果有人认你为嫖客，那你将怎么办？怎么交待倪总，怎样开展工作，怎样去面对倪总的同学——石羊市市长！想着，他便懊悔地在黑乎乎的车子里，两手在身上胡乱地抓挠起来！

不过，唯一令他欣慰的是：白莲绝对不会供出他，他了解她，十几年前不会，现在也仍然不会！

想到此，他的感觉才稍稍稳定了些。可也仅只一会儿，他又神情异样地一拳砸在座垫上：我不能不管她、不能不管她，可我又该怎么办？我不能亲自去交涉，那不等于不打自招吗？这样心对口、口对心地思虑过一阵后，他还是不能停歇。因为，他不知道他们会对她怎样，他原以为自己跑了，他们就不会对她怎样了，可他却想错了。现在，她究竟被抓到哪家派出所，他一无所知。

他沮丧地叹着气垂下头去！

司机问他去哪儿，他一时没有想好，只说声：“随便。”稍后又说：

“先转一会儿。”司机抬头在倒车镜里警惕地瞥他一眼，他匆忙改口道：“住腻了，换家卫生条件好点的地方。”司机才吁出一口气，按捺住心头突转的欣喜，把一双刀缝似的细眼儿再眯细些，加大油门，载他在霓虹灯星星般熠熠闪烁的城市穿行。他调动脑细胞搜索能解救白莲的人选！

他第一个想到了新任市长佐国栋，这石羊市除了书记贾环明还数谁大哩？一人之下、几十万人之上嘛！我只要告诉倪总，倪总给佐国栋挂个电话……佐国栋也只要拿起电话……哼哼，那些公安，还不得立即放人。

唐林的脸上掠过一个揶揄的笑。

然而，这一笑反唬了他一跳，遂在心里骂着自己：“真是不可救药，这事也能找市长？”

自己不能出面，佐市长也不能找，那可该找谁呢？车到石羊市委大门口时，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：他的大学同学葛晓音。听说她毕业后分配到了这个市的妇联。对，就找她。他的心里闪过一道亮光。

但他却翕动着嘴巴，终未叫司机停下！因为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她？他没有她的电话，也没有她的住址。而且现在已经晚上，她也下班了，不会在办公室！

葛晓音也是他曾经喜欢过的，他喜欢她还在白莲之前。但她给他的感觉总是既稔熟又陌生，他曾为她神不守舍，乱过方寸，可她就是不给他机会，不管是上课下课还是图书馆与其它场所。在他的印象中她矜持、孤独、常常手不释卷、埋头苦读；有时长时间消失、又突然会如雨后的彩虹般悄然出现；有时充满自信，生气勃勃；有时却又精神恍惚，萎靡不振，满脸心事，满脸冷酷……

这些都让他在这一刻感到更加寒冷。

灰褐色的夜空中，一座黑乎乎高耸入云妆点得五彩斑斓的钟鼓楼下，出现了一大片簇拥着的人群：他们在围观什么？

看着那涌动的人群，他想起先前市委门口的那场上访，正是在那里，他找到了白莲。那里那样多的人，这里也这样多的人，下去碰碰运气，或许能找到解救自己和白莲的人呢？

当他透过车窗引颈扫视四周时，他的眼睛忽然一亮，忙叫司机停车。

车还没有停稳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跳下，向人群外一个身穿风衣、长发披肩的女人奔去。

“晓音，葛晓音。”

唐林嘴里喊着，如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跌跌撞撞冲向那女人。女人听到呼喊，转过身来，稍一愣怔后，忽然发出了惊喜的叫声：

“唐林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

边说边伸手向唐林走来，唐林一把抓住对方的手，喘着粗气说：“晓音，快救人。”

“救人，救谁？你怎么了？”

“白莲！白莲出事了，被警察抓了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白莲！”

“白莲？”这一次葛晓音听清了：“在哪？出什么事了？”葛晓音惊奇地瞪着眼。因为白莲是她在这个城市里最好的朋友。下午还通过电话，她一个下岗女工，会出什么事呢？是不是因为她们厂下午在市委门前上访的事？不可能吧，她虽然在厂办工作，但她毕竟是个普通人，随大流者，抓也不会抓她啊。葛晓音将疑问的目光投向唐林，她不知道他所说的白莲与她的白莲是不是同一个人！她看到唐林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压了压心中的焦躁，对他说：

“怎么回事，你慢慢说。”

“下午，我受我们老板倪总委托，来这里找你们市长佐国栋，下岗工人拦了大门，我的车进不去，我在人群里忽然看到了白莲，白莲，你知道的，我们……”

他不说他的人群中专找白莲，只吞吞吐吐地对葛晓音说是他来石羊后偶尔遇到了白莲。他没讲他和白莲在宾馆里……但葛晓音显然已明白了一切，他所说的白莲正是她的好朋友白莲，便急切地问：

“被抓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
公安局？看守所？唐林不知道白莲被抓到哪儿了。他沮丧地说：

“我不知道，我要知道，我就去找她了。”

“那还不快去找。”

这次是葛晓音着急了，她一把甩开唐林拉着她的手，就向路边招呼出租。

“车！”唐林突兀地锐声尖叫着向路边冲去。那辆拉他来的枣红色面的此时已不知去向。他下车时没有付那司机车钱，他以为他会等他。此时他才想起，他下车下的着急，竟将自己的手提包也丢在车上了。

钱！他突然记起他的钱和包来。他从旅馆溜走时，随手提了放在桌上的包。钱在包里，包在车上，包里有一万多元现金。一万多元，一万多元呢！他发疯似的在街上找那辆枣红色面的，可哪里能找得着呢。

他晕头转向，慌乱无着。妈呀，这可怎么办？焦急中，他竟在心里叫起妈来。但有妈在，此时也救不了他呀，救他的只能是自己偶然相遇、绝处逢生的同学葛晓音。

葛晓音见唐林忽然疯了一样地在街上瞎跑，顾不得拦车，追上来拉住他说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，有你这样拦出租的？”

“不，不是拦车，我的手包丢在了刚才那辆出租车上，里面有不少钱呢！”

听唐林这样一说，葛晓音愣了片刻，但一想到白莲还下落不明，大声说：“快别说钱了，还是先救人吧！”

唐林自叹一声倒霉，乖乖地随葛晓音上了一辆她刚拦住的面的。

“去公安局。”

葛晓音果断地向司机说。

一听去公安局，唐林急了，忙说：“不，晓音……”

葛晓音知道他怕什么，冷笑一声说：“不去公安局，能知道白莲被关在哪里？你放心，我只是找个公安上的熟人打听，不会牵扯你。”

尽管葛晓音这样说，唐林心里还是揣了只兔子。为了掩饰自己的这种胆怯，他又没话找话地低着头问：“怎么就这么巧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那群人在围观什么？”

“石羊流泪了。”葛晓音说。

“什么石羊流泪？”唐林感到发冷，起一身鸡皮疙瘩：“迷信，哪里会

“有什么石羊流泪，这不是天要下雨吗，是雨水，你也相信这个？”

“不是我相信不相信，是石羊真流泪了。你看看天下雨了吗？”

“真是石羊流泪了。”出租车司机插嘴说：“今天下午一个孩子先看到的，他和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，他爸爸妈妈也看到了，这才惊动了市民们。听说要拆旧城，建什么明清一条街，石羊是石羊市的标志，拆旧城它能不流泪吗。国营企业多少职工下岗，它能不流泪吗？唉！石羊流泪又有什么用，还不是穷的越穷，富的越富，这社会，真他妈的！”

司机一番调侃的话，无意中勾起了葛晓音的心事。

撤地改市后，人们都往市里涌，学校、幼儿园越来越紧张，小学班容量上到七八十、八九十人，市幼儿园也是走后门才能进得去。佐国栋来后，强调首先要抓教育，从幼儿园抓起，专门给妇联批了一块地，让妇联另建一所幼儿园，但政府没有钱，要求妇联向社会招标，建成后仍如市直幼儿园一样由妇联管理，交妇联一些管理费。妇联主任在妇联全体会上宣布市长这一指示后，让大家广泛向社会宣传，最后说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招标优先妇联内部人。一个月之内，妇联谁有本事，谁有能力想建就给谁，过期不候。

建成一所幼儿园岂是等闲之事，没有个百八十万的家底，谁敢承揽。妇联主任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才做这个顺水人情。听说她自己就私下活动了些同学朋友，想自己拿起来干，但没有人敢和她合伙。她没想到葛晓音却说她要建这所幼儿园，让主任等她一个月，如果一个月后她筹不到钱，就自动放弃。

葛晓音敢揽这个茬，是有她那个高挑清瘦、白眼球大黑眼球小，一大一小两眼睛飞转的妹夫黄敏。黄敏是个搞建筑的，是石羊市工程公司的总经理。如果妹夫黄敏认可这事，首先建筑费用毋须发愁。

开会那天中午，她妹妹晓乐正好叫她吃饭，席间她与妹妹和妹夫黄敏说起这事，妹夫一听，当下拍桌子说，赶紧包下。她说，我可没钱。黄敏说你先用想钱，先把你们主任拖住就行。可拖住主任最好的办法也是先预付些钱才行啊！但葛晓音知道，黄敏这人也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，虽然他鼓动你拖住工程，但真到盖时你不给他筹个三二十万的前期费用，